

散文卷

1980—2000

旅行

在
命运
里

刘歌作品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近照

目 录

回到冬天	1
苍茫人独立	6
延安的思绪	13
感悟命运	24
理解小人	29
葆有善良	33
走近诗人	36
生人	41
生活随笔	46
人生的经历	46
做官	48
美人	51
他人	53
谈美	55
看恶	56
贫困	58
鸟	60
增长的山峦	63
书	64

树木	66
死神	69
夜色温柔	72
只有忧患	80
大地无言	86
赝品上帝	94
面对动物	99
洪水笔记	107
难忘的农业	112
霜降	112
酷夏	113
黄泥	115
包谷	116
黄豆	117
细小的米粒	118
粮食	119
过冬	132
电视围困人类	142
惟有节奏鸣响	148
音乐：童年的几种响器	153
在时尚的另一边	160
语言的力量	166
迷人的文章	172
读书笔记	179
再读鲁迅	179

冷眼读诗	181
到上帝的前院敲门	184
关于《圣经》	186
初识赫尔曼·沃克	189
《读书天地》	191
愚人岛记	194
治学二题	198
有恒	198
明志	200
再谈写作	203
恩师周竞	207
粗读王蓬	215
送别寇挥	220
时事杂感	224
双刃剑的舞者	224
脆弱的文明	228
暂缓潇洒	230
也说贪官	232
目的的困惑	234
与一位编报纸的熟人讨论友谊	237
小文人的热病	239
六五三岁月	242
天堂之神	258
父亲	270

母亲：一首诗的若干侧面	286
哭晓云	295
热带的旅行	298
诗的女儿	313
宁西散记（上）	324
关于宁西	324
安乐河	328
青木川	331
宁西散记（下）	336
凶宅	336
樱桃树	340
故里杂记（上）	346
太白山	346
槐树关	348
南城山	350
酉水河	356
三道瓮	357
褒河	359
故里杂记（下）	364
洋县人	364
童年天空的鸟类	367
朱鹮	370
龙须草	372
李子	375
老屋	378
游僧喇嘛	380

游瀛湖记	383
铭文二章	387
其一	388
其二	389

回到冬天

此地冬天的美是慢慢地被感觉到的。不像北方、更北方的冬，来得长，来得也急，性情躁烈；他的步子走得更稳，更轻，也更执著，甚至更高远，有一种历尽苦难后的安详与慈爱。他经过了秋天的准备。但即使是北方那些寒风呼啸的躁烈的冬天，也着实令人神往。一年中，从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世间万千事物都经历过了，在这里找到归宿，成就了一种威严，一种崇高感，是哲学的，宗教的，被思想深深浸淫的。冬天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屋子，居住冬天的众神，和人世间所有修成正果的事物。

冬天的景物是永恒的景物。它是苍凉的，生命收缩至根，相比较那些季节的繁华，生命争相展现相互雷同的情节，就好像是一场渐渐远去的梦境。繁华过后，总是暴露出它的永远的素朴的基础。

冬天之境正如贫困之境，是人生永不凋落之境。

冬天是思想开始收获的季节；从来没有别的事物给人走过雪地的那种快感，人从来没有像在夜晚和寒冷中那样多情和善思。当极地的冰雪融尽，人类将不再有思想家，也不再有思想，不再有诗篇和诗人。

河水安静下来了。河边大大小小的石头也安静下来了。山地和在它怀抱里生活的鸟类安静下来了。

河水在河道的另一边安静地流，这边的河道上却留下七八棵大树，树干是脱尽了叶子的，在向下游倾斜，只有裸露的树根仍然抓紧着河床，执迷着这片土地，像几杆战胜的旗帜标志着曾经有过的生死搏斗（像是一个一个的人立在时间里的样子）。一架木桥横过清浅的流水；水很清冷，看得见清水里的石头，和在清浅的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仔细看，水也不是一味地清清到无物，清中有一点绿，在远远的下流蓄成深潭，水更安详，石头和羊更安详，牛的眼更安详，看得更远。

平原安静下来了。为了逃避寒冷，所有的候鸟已经飞回南方，还有一些动物深入不为人知的地洞，准备度过一个漫长的冬眠期。平原上除了田地，种着蔬菜，只剩下树，各种各样的树，大部分的叶子已经脱尽，只有少数还在冬天的风中坚持，在人不大在意的时候悠悠地落下一片、两片。日照很短；驱车在原野上走过，满目是树的密织起的枝丫，像是深不可测的迷阵，笼罩了村庄，人都回到自己的屋里，忙过了一个秋天的牛回到了牛圈里，细细地咀嚼，有如对思想和诗歌的享受。还有的人到了很远的城市，或是在温暖的火炉旁，地里空无一人，比秋收后的田野还空落，还寂寥、安闲；偶然有三五个人走过前面的土路，也很安闲，没有国籍，也没有朝代。

不想春天的事，春天的烦恼已远。夏天的急流险浪经过长长的累积，变得舒缓，达到了昂贵的澄明。

不是战斗；是战斗之后的追念，是月光下的回忆；不是消沉，是生命与宇宙万物在更高水平下的契合。有一种永不熄灭

的热烈深入冬天的骨髓，更执著，更持久。

冬天是一首淡而隽永的诗，从容不迫地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在雪飘落之前，人安静下来了。你以另一种心情走过去年的小桥，流水在桥下弄出另一种声音。

夏天似乎有一种越来越热的倾向，使人难以忍受。我就像对一座大城市感到不安一样渴望远离它，远离夏天的都市。这据说与厄尔尼诺有关，但无论如何，我将如约回到冬天，回到单纯，回到素朴，回到黑白二色。

冬天的色调是一种总体的白。万事万物本是向深向厚走过了很远，最后却被白统一。原野是白茫茫的，天空是白茫茫的，冬天早晨陡起的浓雾是白茫茫的，像一堵白墙，壁立万仞。冬夜的月光是白茫茫的，人的回忆也是白茫茫的，大雪之后的原野是白茫茫的，风吹道路，连路也是白的，愈近深冬便愈白。除了白，就是黑，如黑的树干，黑的淡淡的万物的轮廓，这是一个黑白的照相，黑白的画面，有版画的效果。这样色调的画的确更合我的心境。比起彩色的东西，黑白两色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世间再没有更简洁明快的东西。这是世界的底色，像良心的颜色。

技术的进步，使许多东西彩色化了，照相有彩照，电影是彩色，电视是彩色，现代的人似乎更喜欢声色之乐。但我注意到，彩色的东西没有完全取代黑白，黑白照片、黑白两色的国画、黑白的素描仍然存活。我喜欢在这个黑与白的世界里行走，眺望。黑与白有一种抽象的力量，总是从繁杂的生活中迅速提炼出精粹，这是任何其他颜色所无法比拟的。甚至喜爱冬天的严寒，它倾向于使生命振作，而不是腐化、奢靡，它是端庄的

淑女，极美丽温和，不带一丝妖气；是清新健康的歌唱。我喜欢让那些彩色的花团锦簇的事物永远处在被等待的状态，而不是被占有的状态，一旦占有，整天活动在一片浓艳之中，生命反而容易迷失。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我现在厌倦那些过于艳作的诗，反而喜读一些淡泊的散文。

我一直想到遥远的东北去，到美丽无比、像梦幻一样的西伯利亚去，去看看那里的雪原，森林，亲身经验一次地球上最透彻的寒冬。

鲁迅的所有照片好像都是黑白的。这可能与那个时代技术的限制有关，但更多地好像与先生的为人有关。一个彩色的鲁迅肖像肯定没有黑白的鲁迅来得更真实。这是一个用粗而浓黑的线条勾勒出的头像的轮廓，决不要工笔画的过于细腻的笔触，那样会损害先生。决不要多余的颜色，其他颜色都将使先生一贯保持的瘦硬不堪重负，造成损害。

鲁迅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会更接近冬天的境界。鲁迅是冬天的人，严寒的人，棱角分明的人。他永远走在冬天的最高处，他从冬天时候白雪茫茫的高原经过。

冲淡之境即仁者之境，智者之境，是那种冬天的境界。寒山，瘦水，几分安静，几分荒寒，几分从容，但境界是辽远的，宽广的，甚至有一种高远，像夜晚流过天际的大河，像老年时坐在月下的回忆。是茶的境界，水的境界。

冲淡仅仅是冲淡而已，决不至冲淡至无，冬天的冲淡只能由春天和夏天的大红大绿来，由热烈来，是秋天收获后那种田野的境界，是散文的境界，是宗教的境界，并不是缩小，是大，

更大，更远；不是降低，是更高；不是糊涂，是更明晰，更透彻，像冬季的水清澈见底；不是急流，是急流流过险滩之后在深广处的耐心蓄积，像月下的静湖，那种迷人的澄明。是成熟的状态。

冲淡之境即由苦难而生悲悯、由忍受而倾听、大慈大悲之境，是在一定高度上产生的由肤浅而深刻之境。没有早先的热烈、浓艳、强烈，绝无年长时的冲淡。所谓看破红尘，只是冷漠，而非冲淡。冲淡需要高度。

没有冬天的生活将是残缺的生活，外在的生活，令人遗憾的生活。即使生活在只有夏天的热带，生活在赤道上，我也会通过持久的修炼，为自己营造一个冬天的心境，借以放置躁动不安的灵魂，提炼逼近本质的幸福。

在一个过热的环境下，人间将只有贪婪，更多残酷的杀戮、争夺和疯狂，而没有俯瞰的高度，没有真正阔大的胸怀，没有永恒的大爱；只有灯红酒绿中的沉沦，种种人性的退化，生命的没有意义的流失，不会有英雄的建树，宏大的构想，无比高尚的情操。心中的冬天会给人以支持，使脆弱的生命经受住欲望熊熊烈火的烧烤，正如孙悟空经受住太上老君八卦炉中七七四十九天的烧炼。

回到雪中，回到冬天的原野上，回到冬天的夜晚，去倾听那暖融融的火炉旁围炉的夜话，像一颗种子保存着生命的烈火，沉进冬天的最深处。在它的某一个角落里独处，去倾听远方一夜又一夜高过天际的河流。回到纯粹，回到素朴，回到母亲的叮嘱，回到黑白二色。

苍茫人独立

夜幕过早地降落到夏日的山地。我独自一人在峡谷这边的道路上行走。在这个夜里，我必须穿过这条流淌大河的峡谷到达山顶，去走访一位四十多岁连女人也没有讨到的农民，去听他诉苦，说出一些渺小的愿望。

山里很静。路外成片的树林，巍峨的石壁，河里的流水，峡谷中所能有的一切都沉进黑暗，与黑暗隐匿的秘密连成一片。没有人与我结伴，也没有一处灯光，惟有谷中的风吹过来，给人带来阵阵凉意。

月亮升起来了。同以往一样，月的升起永远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如平静到来的奇迹叫人暗暗吃惊。这是一轮圆月，在湛蓝的天上，硕大，金黄，素净，沿天空的路静静地飞临峡谷那面奇峰壁立的山头。那么圆满，使我恍悟，这应当是又一个农历月份的十五。大块的光辉从对面山顶上投向我，照出我的影子，将它投写在我的一侧，将路边不知名的小树的枝叶投向路面，我沐浴在清凉的月光里如走向一片白银的高原，对面的山体在背月的暗影里显得更黑暗更神秘更宁静，甚至更细腻，空洞的谷底此刻越发深不可测，惟余波浪哗然有声。抬头看前面不远处，山洼里隐隐现出一座民宅，几棵老树；离开民宅不远的地头，站立着一个人。

犬吠！对犬的厉声呵斥！——又是呵斥！

哦，不，热心肠的好人。——不要叫破了这山地之夜的宁静，不要叫破这月下荒山瓦屋的画面，如果这就是宗教的境界，请不要叫破了它的完整。让我立住脚，在喘定之后，看见月下站立的那人，他被命运剥夺，被贫困耐心雕刻研磨，形销骨立，没有家产，没有后代，没有女人相伴，只剩下俭朴的生命，此刻独自站立在月下，带着惟一的狗，立在月下。

他在等待一个可以听他诉说苦处的人。

可以想见在无人造访的很多有月的夜里，他也曾带着命运的迷惘走上地头，站在那里叩问苍天，眼前惟余茫茫无边月色。

月下的大地，静寂、宽厚，山峦起伏，居住人也居住动物，载起乡村也载起城市的大地，被核试验的爆炸所摇动的大地，这被陨石雨击打、被洪水蹂躏、被大大小小的道路纵横穿越切割的大地，是多么宽广辽远，多么浑茫！月下最高的站立，独自拥有这苍茫画面，有如对米和蔬菜、粮食的享用，应当是多么幸福的人！他看起来几乎就是美的一部分。但他的内心是苦，是对命运的无奈，是单靠自己绝然无法排解的孤独，是阴暗，像月光背影部分的山谷，谷中诉说不尽的流水，是无药能够疗治的累累伤痕。

这可能太过残酷，但却真实，不可更改。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面对着一幅苍凉的画面，这幅画像冬天早晨的雾在面前壁立万仞，展开万里云水。你可能无暇消受月下的茫茫世界，当夜可能无月，你也没有像那个农民一样走进月光，被人看见，成为别人记忆里的一个永恒画面，但你永

远是一幅苍茫画面里的惟一主角。走到哪里，都是走在苍茫的色调里，走在哪里，都是走在苍茫的画面里。你可能经过了无数春夏秋冬的更迭，经历了人类社会天翻地覆的无数沧桑变化，有无数美人和青山老去，但这个苍茫的色调不变。此种色调的世界，包含了宇宙万物，使所有的事物融洽，混合归一。它大抵发生在宏观的范畴内，必得要距离的加入，甚至时间的加入。被候鸟和船队穿越的海洋；群山耸立的高原；从高原俯瞰大地，仰望星空；一个人在老年之夜的回忆；千千万万的人的背影在眺望中织进了夕阳的光辉，他们的痛苦、愿望、不朽的事功和底层永不停息的呻吟，这一切，都被这苍茫的画面吸收，化为它的丝丝缕缕；此起彼伏的国家，永无了断的人间恩怨，时间和空间无始无终的永续存在，小到不能再小的事物和大到不能再大的事物，也许单靠人力难以把握、不能精确解说，它们无不被这种神秘的物质统驭，构成了它的血肉，带着几分荒凉，几分静穆，从每一个方向的远方奔来眼底。它的庞大、温和、有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至，肯定使原始人类感到震惊。它的强度是空前的，它的广度无疑达到了视力无能为力、只有以人类灵智才可能把握的地步。它仿佛是生活的背景和从容舒缓的伴奏，又仿佛是上帝无比深邃、旷远的心境。在无人收割的秋天，只能如闲云野岚任风舒卷逐浪沉浮，布满了生活与记忆的每一片天空。

回去的路在游子长久的眺望里弯曲，世事在思想者的夜里连成苍茫一片。一种忧愁，一种由根而来的伤感，正如影随形，将人紧紧跟随，难以排解。而诗歌鸣响，它的混合着光芒和力量的声音，如小号和长笛的变幻吹奏，在每一个时刻鸣响，如

方向明确的行走的巨人，在落日的背景里浮现出来，呈现出黑色的轮廓。

在多少个夜里我捧读诗歌，将一代一代诗人的歌唱，还原到这片苍茫的背景里去，我发现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诗歌，也才能更清晰地看见诗人，看见诗歌两面墙壁上鬼神般灵动飘忽、刻画清晰的浪漫故事。也许，所有的诗歌都是面对这苍茫世界的心灵独白，而苍茫里的守望，恰恰是一切诗性的人的专利。我相信这样的判断：最有力量的人不是那些前呼后拥、威风八面的人。很可能在这个世界，只有诗歌最终接近了哲学，与哲学并肩成为自己时代最高的站立。诗人，这特殊种族里的特殊个体，这些单独的流浪者，行李简单穿戴朴素，行走在秋风里。他们意识到个体的渺小，感到悲哀，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和责任，内心的冲突搅得他们敏感的灵魂彻夜不宁。他们被完整、彻底的孤独感摧折、纠缠，也被这种孤独感雕刻、成全，谁也不能分享他们内心深处代价高昂的幸福。他们在流浪中，一次次回首故乡明月，思考人生万事，于苦难中体验一片人生至纯至真，我看见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面流下来，但分不清哪些是怀乡的热泪，哪些是路途的冷雨。

美是寂寞人生惟一的安慰者谈话者。没有美相陪伴的孤独将是真正的孤独，对于有灵性有思考的人类，无异于无星无月无音响的长夜永昼，只因这无情的摧折，人只能瘦比黄花，在永远的秋风中慢慢萎顿。另一面，人的心灵多么宽广，美的领域就有多么宽广；人的灵魂是多么丰富，美的内容就有多么丰富。人性的优点之一，在于总能从鱼龙混杂、美丑并存的混沌

世界中淘汰和超越丑的东西，发现和享有美的东西，从中汲取养分，正如生物之进食和消化。这样的天分越高，灵魂的财富就越是丰足。愚者一百次打点行装走遍名山大川，将一百次空手而归；而智者却很可能处处超越丑恶，抵达生活的大美，对他而言，美恰如春意牵引青草绿遍天涯，像天上之天深海之海，看过去还是天走过去还是海。美作为灵魂的财富，使清贫的诗人富比王侯，使黯淡无光的物质生活焕发出光彩，使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响彻生活的渴望。

然而，美和对美的享用毕竟是一种昂贵的东西，需要更为从容的心境。人类从几十万年以来就看着星空和皓月，只有天涯沦落的白居易才看见“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的空濛诗意，也只有贬官以后的苏轼才发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自古以来的人类，也许都独对着茫茫人间茫茫宇宙，只有屈原行吟江畔，独自面对长天发出一声声百思不得其解的“天问”，也只有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念天地之悠悠”，长歌当哭，成千古绝唱，打开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贫困的残酷的一面，在于从根本上关闭了美的大门，阻止了人进入美的脚步，将人锁定于生存的黑暗，既不能感知大自然无所不在的大美，也不能意识到自身对于世界的价值。痛苦的经验使我倾向于避免谈论美，感到泛泛地谈论美的肤浅。我开始为美深入骨髓的贵族性深深担忧。另一面，即使是远比那位农民成功的人，他们拥挤的内心，也难保不被生存的乌云遮蔽。在一个突然降临、缺少准备的物质主义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进日常生活的紧张漩涡猝不及防，人日益从大自然的背景里淡出，缩进被称为“人类文明”的硬壳，像成年的蚕沿